

校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八

口 13

2221

8

仁 12 信
222 /
8

韓子解詁卷之十六旧刊有難三第三十八難四第三十九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 全錄
岡田 元達甫

難三旧刊有第三十八字

禁茲在法察茲在術凡八章皆借前事以明人主御臣不可無法術也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吳仁臣云糲音未詳今按糲當

作糲論衡曰龐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

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細人小人也臣不知也君子

臣下於賢者而尊其位以崇尚有德求善而舉用之以勸民之興起若夫察察以窺人之過行是細人之見也若臣則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難三

意法受惡
其說亦正

事於光明光大而不子思出子服厲伯人見問龐糲氏子
知其不孝之何如也
服厲伯對曰其過三原注言不止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
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以設為答詞魯之公室三
世劫於季氏不亦安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
之一也得之有益於治道故曰故以善聞之者以說悅音善同於上
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墨子尚同亦云此宜賞譽之
所及也原注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
者也羣下比周為姦以蔽君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
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
季氏之乱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

取魯之民所以自美原注指三家今按指季氏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也倒反也

文公出亡獻公舊刊作子誤使寺人披攻之蒲城評林寺人闔披人姓名披

斬其袪也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賈

內外傳不得也及文公及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

宿而汝即至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濟之難君令三宿而汝

一宿一宿即至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左傳令不貳除君之惡君

所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何有謂不難也言君命

為君除惡當盡力而惟恐不堪且公在獻公時則為蒲人在

惠公時則為狄人我安知有今日原注當時君為蒲翟之人

無臣之分則何有焉韋昭云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

置射鉤而相管仲

桓公與公子糾爭位管仲射桓公馬上一

囊之後叔牙將之歸至堂

君乃見之

之記者或曰齊晉絕祀

謂國也

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

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

也上有

後世之君

原文注謂桓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

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

也史記趙

世家惠文王九年燕將成安君

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

管仲寺人自解君

本神駒本評林本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

文之德是臣讐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

使擅賞自以為賢

而不戒

戒謂預為

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

孫鑛本且寺人之

言也直飾

非識言也字

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負於君也

復

舊刊脫復字生臣不愧而後為貞

原注不背死然後為貞

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左傳使以者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

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披之貳

人有設桓公隱者

言人有設難以隱諷桓公者隱謎也漢書

以相問對者以慮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

之謂疑射之誤下文可証評林對答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

難也

者之也也近優而遠士

優俳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

屢遊海上老子魚不可脫於淵也一統志海濱州及利津露

化海豐三縣之地界濱海海在齊地萊州子虛賦齊東渚鉅

海孟子所謂遵海是也此謂喻國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三

燕居
即仲

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告於祖廟立太子焉或曰管仲之射隱語也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也非刊作不能用其有謂失主術也評林國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茲而見隱微必行之令察人之奸而知其隱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見於內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一作朝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周又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

此
仲

言使庶孽卑者雖寵而不能藉勢也雖處老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白華鄭箋庶孽支庶也疏孽也樹木斬而不亂又非其難復生也以適子比根幹庶孽子比支孽也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秦晉注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原注內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原五不使危正適專聽一人原注豎刁等鳳卿按謂管仲也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威服大國妻妾有位適庶不爭君臣不亂此三者也君之所以難及於桓公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迓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非一時之事統言之也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

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在得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

諸侯四隣之士障蔽之也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

除社稷不血食者謂國也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

築雍門為路寢路寢臺名要略訓云齊景公作路寢臺一

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原注謂以大夫之故曰政在節

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此下難三詞恐民有倍心而說之

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

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答葉

公之明答刊本作紹繼也管子問聽近遠以續明注周聽之

其明不絕周易曰大人以繼明陳明卿本作答謂不

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言一於行惠則功罪

名刺薄之言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堯舜禹湯文舜一從而

咸危評林危一作包從當作從危當作邑管子史記而堯無天

下矣舜德如此而行惠以爭民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

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言今夫以權重之臣為如舜而委之

未至失其民實也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

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兩葉不伐為大者於

其所細也七句本於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

也執左契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明危生民

而乘軒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評林賞
間有之字

漢藝文志
孫卿子三
十三篇名
况趙人爲
齊稷下祭
酒有列傳
師古曰本
自荀卿避
宣帝諱故

知誅賞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
智有之老子十七章言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音也安何取
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言不可用
也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
功伐之論也伐勲也言非有用之言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非真賢者
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言立矣遠矣
能立於朝哉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何孟春曰選其心之所謂賢中世主
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嘗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即荀卿其
現存郝氏敬云漢人避宣帝諱詢改孫卿嚴子陵之類孫卿
非之所學者山云依荀卿傳孟子事齊宣王又云齊襄王時
而荀卿最爲老師宣王十九年卒閔王四十年卒而襄王立
燕噲以當齊湣王十年則荀卿與孟子燕噲不同時矣蒲坂

圓云燕滅距襄王立三十年而荀子爲老師則與燕噲頗亦
相當豈其少時嘗于燕噲耶鳳卿案風俗通孫况齊威宣王
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
衆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也是時孫卿有秀才年
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
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
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
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
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
趙應聘於秦後客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
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况
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
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
陵令焉因是觀之荀子游學稷下在宣王時年甫十五與燕
噲同時故身歿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謂智
用其言愚謂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
不聽其言燕噲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臣各自舉其不自賢

功相狗也陳明卿評本作狗衆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試以

能課之於功舊刊課作奏今從原刊評林作課山云故羣臣

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史聯

此又李斯所祖以勸二世恣流漫之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

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

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自俸者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

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荀子齊桓公閭門之內般樂

注分半也用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劉辰翁曰

稅賦之半也知侈儉之地也街有君不能禁下而自

禁者謂之劫不能節下舊刊陳本節作飾王肅家而自節者

語注云飾謂整攝之也

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徒儉明君使人無私以詐

而食者以必禁濫字者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

賞汙穢為私者必知也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

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上原旧注精廉勉已山云精讀効

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旧注但如上雖後非國之患也陳孟

曰韓非過言荀卿作偏駁之詞終不待試而安鳳卿

也非齊君之急務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莊冲虛曰文字絕奇上文禁下節下之下孫鑛曰以知下二

字結上三段茂卿謂有缺文誤增此無葉公事似為缺文而

其實攝在禁於微則姦無積中上引老子應之也墨子亦難

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七

子產必先道
更探其實也
不啻其言
也非子尚且
落其術中
御者乎

者之遠者近之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何也仲尼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而以其所知告之也鳳卿曰若從非之論彼三人者以小智察群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蕪無積蕪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之誤見上或云管子沐路傍樹枝無尺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愚主矣能知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神刊束作東聞婦人之哭也一本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撫抑也言使御者暫輟其馬也有問遺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歿而懼已歿而哀今焚

國平也

本詩作特

文例者言
二字恐衍

已死哭既歿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蕪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也乎原注不以法度而蕪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蕪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原曰注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成刑詁鳳卿按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特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蕪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國之人衆而智寡也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偏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舊注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偏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山云兩所不知人其舍諸意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累蕪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原曰注羿善射見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莊子曰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八

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亦惑所逃矣通當之作過帝王世紀帝
拜與吳賀北遊使拜射雀拜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
目誤中右日夫知燕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
終身愧之而以已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
之賊也其子產之謂歟旧刊一作矣老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彊左右對曰弱於始
也今之如耳魏齊鮑彪云如耳魏人高誘注韓臣魏世孰與
曩之孟嘗芒卯常刊本作孟嘗芒卯芒卯常刊本作孟嘗芒卯率彊韓魏今以無能之兵以伐秦五字又云
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彊韓魏今以無能之兵以伐秦五字又云
韓魏以攻秦其無奈何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言甚鍾
奈寡人何亦明矣

期推琴而對旧刊鍾期與伯牙同時非六國人兼注武王時已
申此推琴至此四十四年吳氏云期史魏世家作旗說死伏瑟思
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
語舍瑟也推琴亦見莊子
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
之未沉者三板國策注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
徐無鬼疏在左知伯曰始吾旧刊作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
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高誘曰魏絳水可以灌平陽
高誘云韓康子邑魏宣子肘韓康子語以肘築之康子踐宣子之
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遂為韓魏所今足
下齊策張丐見魯君曰臣來乎足下劉黃雖彊未若知氏韓
下裳曰古之國君亦稱足下與今不侔矣

魏雖弱未至如其死並在字史記說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

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鍾期

之對也有過陳本同評林作鍾期中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

可害則雖彊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

陳本其能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及韓魏舊刊以猶

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在已勢奚問乎問言不

明自恃其不可侵則彊與弱奚其擇焉問不必夫不能自恃而

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臣當作

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

滅人國其國評林作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歿頭為飲杯之故

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彊其未舊刊評林有水人之患乎雖

有左右原注謂秦王驂乘之左右非韓魏原注韓之二子也

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鍾期之所官琴

瑟也絃不調弄不明原注說鍾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

昭王者也鍾期善兼其任未嫌昭王也嫌滿而為所不知謂

通山云知縣豈不安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

矣十四字句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亦見

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尚論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鍾期

之對皆有過也原注不在其位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管子作徵注徵見其不可惡之有

形管子作刑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管子權

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

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喜之有微法驗也必有恩賜以

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

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管子作求其所不見之為之不

可得也或曰廣庭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晏聞也或

紀簡文曰弗欺暗室豈况三光又謝方明雖暗室未嘗在惺容南史阮長之曰一生不侮暗室曾史曾參史

所慢也觀人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

惡在所見言不擇其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必字意

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原注謂明白洞達衆

母蔽女惡母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

謂聖王增注室在內堂在外人君在內言于室在外言于堂

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室使人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

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

也物事也管子云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以法術法者編

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魏象術者藏之

於胸中以偶衆端偶合也即參伍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

如顯而術不欲見隱藏之使人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

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言徧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

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

或曰刊
別提

之言也言政亦多術非一端也孔子曰民可使由斯不可使知也亦此意然執以駁管子亦未可也

難四旧刊有第三十九字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文子亦登階叔孫穆子魯大夫趨進曰

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敵體今子不後寡君旧刊有等二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杜預曰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

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

之增山云伐當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

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

衛而後不臣於魯言於衛僭君故臣之君也君有失也讀言

評注

世作

所以僭君者君有失之故也故臣有得竊國世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讀言

有失之君則不而命亡於有得之臣讀言其於有得之臣不

察管下三魯不得誅衛大夫魯國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

之臣衛君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不臣不悛其所以失所以

得上文君有失也君也察得之與失是在君之明暗耳穆子不

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得勢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

所奪也原注言分所當民之所予也惟正

是以桀索嶠山之女左傳桀伐有緡以喪其國上林賦郭注

日琰桀愛二女斬其名乎茗華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比干心而曰吾聞聖湯身易名履是也履者在下人所踐豈初
人之心有七竅名乙後改名履以避桀之忌惡耶又古史湯滅武身受罪
懲國自謂曰予甚武焉曰武王似於義不合增言合作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增咺合作宣左傳宣二年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
宣子出亡未田氏外僕增田成子出志為鳩夷而齊晉從上
皆言辭其則湯武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
增言非由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而後天下以君位與其勢
也原注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今未有所以得也
而行其所以處威儀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
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齊景公旧刊作齊公礼之鮑

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代於季孫貪其富也
諸本代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讀言
詐偽以媚景公也左傳定九年云茲陽虎所欲傾覆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
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評林言急利甚桓公五伯之上也
一本上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
作主誤神駒陳本制萬乘而享大利君以人臣而劫殺其利則
羣臣孰非陽虎也孫鑣曰此言齊羣臣皆有不誅陽虎之心宜防羣臣不必誅陽虎事以微巧
成精以踈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
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
是踈上而拙也神駒陳本並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

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
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必不知齊
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
目夷辭宋原本辭作亂誤宋世家桓公病太子意不聽而楚商
臣殺父鄭去疾子弟鄭世家靈公見弑鄭人欲立其弟去疾
評林誤古今人表鄭公去疾讓其庶兄公子堅堅立是為襄公
子去疾叙中上等人而魯桓弑兄公隱五伯兼并而以桓律
人律人言以一律推衆人也或曰律法也左傳哀公則
皆無負廢也而增上引齊桓為證故此斷之曰齊桓弑兄好內
性有善有不善不可一概論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
而乏入齊入猶而不誅是兼為亂也齊受魯君明則知誅陽

虎之可以濟亂也濟止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
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誅必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
以使羣臣思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亂臣之彰
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
威羣臣之有姦心者威畏而可以得李孟叔孫之親鮑文之
說何以為反孫鑛曰此言宜首誅陽虎以悚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一作不聽及昭公即
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左傳桓二君子曰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左傳作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
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

晚也

王世貞曰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復是以見

然則高伯之晚於死

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行且舉之故

怒

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

侯怒而不誅

故褚師作難增褚師石圃也左傳哀九年衛

師公載其手曰必斷而足

褚師遂作難衛侯出奔宋食醢之

羹鄭君怒而不誅

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原注舉君

而不行誅焉

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權謂有

臣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

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

見示憎

惡也稽罪而不誅也稽留使渠彌含憤山云當懼死以微幸

故不免於殺

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王維禎曰謂昭公既知

之至也

讀獄當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讀所以誅罪以讐

之衆也

故知大誅報小罪者非所以誅也除刑獄之患也至是以

晉厲公滅三郟而藥中行作難

王維禎曰三郟郟至郟錡郟

焉厲公令收而斬之盡滅其族後感羣臣之言似有悔殺三

郟之心知為燬中所欺乃密問荀鄭子都殺伯嚙而食鼎起

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

褚師之不久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

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十五

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增楚語昔者齊驕馬繻以

靖公入於貝水注驕馬繻殺胡公又齊世家胡公太公玄孫之子胡公

時哀公之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盡

逐胡公子漢書古今人表云齊胡公哀公弟列之第九等

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

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衛靈陳本有公字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

曰臣之夢踐矣言已之夢果實踐而不虛公曰奚夢

見寵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舊刊欠見字今人主者夢

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寵乎侏儒曰夫日兼照七術照作

照今案作燭王昭君為王明君之類六朝人避帝諱而所為也天下二物不能當也國策當

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寵

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寵

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韓子以雍鉏者誤圖案

吳注失考陳眉公十集孔子主雍鉏趙岐以為雍鉏者誤圖案

說苑至公雍唯人姓名趙岐傳之誤耶耶代醉編亦載此說

云東坡曾考正之人物考雍姓唯名又名渠因考孔子世家

靈公與婦人同車宦者雍渠乘出即此人而左傳襄九年

年孫蒯從衛師雍鉏獲殖綽登初從孫氏後以宦者事靈公

耶通雅曰癰疽瘡環說苑作雍唯孟奇謂字書不相通字書

自不知古也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左傳襄九年李札適衛

悅遽暖史狗杜注或曰侏儒善一作若假於夢以見主道矣教

示君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

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于噲

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原注謂以賢為賢未免使一人
煬已一作主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原注知其不害也今不加
知讀言已之智不及賢者故必危注皆非而使賢者煬已舊刊
主下文則必危矣則必危矣原注賢者未必賢危王維禎曰以為美而
信矣故危也蓋言靈公雖退不肖而或曰屈到嗜芰楚語注
進美恐以所愛者為美猶為煬已也屈蕩子子文王嗜菖蒲菹周禮
也芰菱也文王嗜菖蒲菹周禮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好惡
菜和酢以漬菜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好惡
其物不聖晉靈侯字云當說參無恤增史記晉靈公六年禦
人今案范無恤燕王字陳本同噲賢子之之字非正士也
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

句恐誠賢而舉之謂人主所以為賢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
實訛舉叔孫當作叔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
出燕噲雖舉所賢而隨出燕噲雖舉所賢而隨同刊一作於用所愛衛奚踰然哉則
休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
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
必危而原注所賢者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原注
者誠賢則不危今案君已知其不肖
專任賢臣必有備之之心故不危

韓子解詁卷之十六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七

田刊有難勢第四十問辨第四十一問
第四十二定法第四十三說疑第四

一四詭使第
四十五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起儀甫述

平維貞履信甫

全錄

山内鈍君齡甫

難勢

田刊有第四十字字議難勢賢之輕重偏言勢不言法
故韓子難之勢者非賢則法者雖非賢亦可守矣

原注此篇五反首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次轉則言勢
必得賢人而後用三轉謂賢勢相反勢治則不肖不能
亂勢亂則賢不能治末又言有勢則中主亦可以馭之
不待賢聖一幹而枝葉扶蘓縱橫變化文既奇偉事理
亦盡先泰之文如此○孫
鑛曰文自奇特且有感慨

慎子曰

史記慎子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
十一篇史記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漢志慎子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難勢

景國載原
注為王陽
明說

陳深曰憤激之詞

書四十二篇注先
申韓申韓稱之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
螭螳同矣李昉云螭與蛇字同後漢隗囂傳引慎子螭螳螭作蛇神化之物與凡庸等者失勢故也則失
其所乘也故臣刊脫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
肖而能服乎賢者旧刊服乎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
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
智之不足慕也夫努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喻勢位之足恃身不肖
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讀言身為官師也而民不聽至
於南向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
眾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莊子說慎到曰棄知去己而緣不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也荀子云慎子蔽於法而不
知賢注齊宣王時處士慎到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

賢不使能之道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

應慎子曰讀答於慎子而言也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

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不擇賢而專任增擇讀為釋陳明卿本作釋不三本作夫

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

賢一本脫字

之者龍蛇之材美也旧刊美下有之字今雲盛而螭弗能乘也霧釀

同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濃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螭螳

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

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

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旧刊有者字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

人字恐衍

何以異當作何異以

爲之勢也
喻中字眼

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兩已字之字誤皆指勢言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入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脫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喻奸臣得勢位則必先擇賢人而害之以掩蔽其惡也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舊刊成作乘而爲姦者擅主也南向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一行讀行一事也而身在刑戮矣讀言行之未曾一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高誘曰患害也

遷評未作
未句絕評
林同

提出喻中
字眼

只收一句
總結前意

勢之於治亂本未有位也位者一定之分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以馬喻勢位臧獲王良喻人之賢不肖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治要無位字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治要有術字以刑罰爲鞭策治要使堯舜御之治要無使字則天下治應王良句意桀紂御之則天下亂應臧獲句意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治要作追遠致速非不知任王良治要作如任下同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治要脫治字復應之曰讀代慎辨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

人之所設
勢兼法度

太公御覽
字亦生
無亦字

詩林
有三角

人應之作
入應之

篇名為標
目也

又一轉設
問以辨論

一作干

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無為

猶無須也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

紂得勢而亂據焦竑本補紂字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

之所得設也結前意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

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

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

也此自然之勢舊刊勢下有也字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

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增吾所謂勢者言人之所得設也則何以

賢為何以明其然也又一轉折過下客曰山云客曰字恐人

有當才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陷刺而俄而又譽

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舊刊有應作人應

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

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一曰矛字句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

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

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

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讀言雖千世一出猶足爲比肩

氏春秋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

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齊策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

立目世而一聖世之治者讀言世之不絕於中言中材之主

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原注中者中主也上不及堯舜而下亦

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

總括一句

字

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也一作世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分馳猶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隱括隱括也荀子拘木必將待隱括注正曲木也通雅曰荀子隱括之側多曲木操邪者為隱正方者曰括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

待越人之善海遊者

讀言善遊海者也旧標遊作浮是已見說林上

以救中國之

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

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甚矣品彙甚作明評林同夫良馬固

車五十里而置置驛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

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增案日致計凡而致也所謂驚馬十駕則亦及之也何必待

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

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內則棗栗飴蜜飴羊之及楚策注米藥所

煎調以餌之吳注小顏急就章注以藥消米取汁而煎之湮弱者為飴形怡怡然必苦菜亭歷也刊

某作菜月令苦菜秀又云靡草死注聲此則積辯累辭離理

失術兩末之議也讀兩末兩端也增案失中也修務訓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奚可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五

晉泰之
多適口者
何必甘
二味而已
言楚樂外
尚有中主
宋一作宋

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論一作語

問辨旧刊有四十一字

原注勢在破學士之言而伸其刻核之說今按此二句張賓王之說也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辨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增宜去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讀言應接敵人之詐也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

釋林不富法度命令者必禁之便不得行

漸當作斬

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

原注漸音尖沒也按顧反也又駟衍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

化索隱曰衍之術皆動入心見者莫不懼然而遵學者之智

行旧刊遵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

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安發殺矢見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

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折儀的字則羿逢蒙以五

寸的為巧旧刊作功誤無常則以安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

行不以功用旧刊作公用非為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安發

之說也是以乱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

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亦見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問辨

六

評林喻觀人之言行而無功用也

昭一應上

章實作長
以音誤無
厚猶無邊
也

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捨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
為之正法術之士不能正辯士之妄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
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章彰同莊子無厚不可積也其六千里荀子注無厚言厚
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
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山云又
見呂子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旧刊有第
四十二字

徐渠問田鳩漢藝文志云田俅子三篇八墨家本注先韓子
古今人表田俅子師古曰俅音求在魏文侯前

曰臣聞養士旧刊作
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讀不藉下之力而求遇
於君也增井子章云不

襲下下不歷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不以事功而求
接見於人主今旧刊作
令非陽

成義渠古今人表載陽成晉渠在扁
鵠上叙中中位蓋春秋末人明將也而措於毛伯措

將相非有
一見立取
將相非有
大下官顯
過按看七

評林毛伯
文元也用
恒功臣不
義渠今
不知何

通因也增毛伯當增關由也公孫亶同聖相也而關於州部增關由也
史起至相也讀陽成義渠毛伯公孫亶同州部未詳州部又
見五蠹篇顯學篇陽成義渠燕策陽成燕地燕世家燕將
渠諫下喜伐趙疑是燕人姓渠名渠封陽成者公孫亶同無
考五蠹州部之吏操官兵顯學明上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
猛將必發於卒伍楚策汗明謂春申君曰今何哉田鳩曰此
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注集韻部統也界也

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行術之故也旧刊行
作有且足下獨不聞

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以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

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牽於聲
詞也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

之患由是觀之天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上旧刊無
上字讀

明主上之備哉堯之於舜尚試之百揆大錄况於其佗乎試
明君也之於卒伍州郡而后至將相開國之君皆然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服禮行
禮也修行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問田

七

智讀藏也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

而殆於軀何以効之舊刊効作效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

起而削亂秦行商君山云行如吳語卒伍既具而富疆二子

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

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

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也原

生作主也作矣讀謂吾請諭汝也增戰國時稱學士年長者

曰先生孟子於宋經亦爾山云孔子柳下惠互以先生相稱

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

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

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閭上之患禍必思以齊民

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閭上之患禍而避乎死匹

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利身者貪鄙之為也臣

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讀幸

福我也增然有人傷臣之實殺身為國

定法舊刊有第四十三字批本蘇子曰荀卿欲明王道述

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譚異論有以激之

也吾於韓

一作子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

可程也讀不可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

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以申商比

刑罰唐書作賞

要略訓申子
者韓昭烈之
佐也韓昭烈
國也地據民
險而介於大
國之閒普國
之故禮水滅
韓國之新禮
重出先君之
令求叔後君
之令又區新
故相入前後
相繆百官皆
亂不知所用
故刑名之書

問者曰原接上文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廷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道由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

舊刊作利在
故新相反山
云宜作則雖
十申不害使
昭侯用術雖
十商君節其
法增倒語法

勤當作韋
相字衍

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有法無法不能以治國收託萬乘之勁

韓七十年增洽作十七年韓世家昭侯八年申子卒間十五年此差二年而不至於

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申不害有術而無法故韓不洽

山云勤飾宜作飭飾其法同下有飭令篇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告下惡脫奸字讀三

字爲誡語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

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彊旧刊作彊

下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彊也資人臣而已矣臣因其利十二字

句去也字看及孝公商君死山六商君事見和氏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

張儀以秦殉韓魏山云殉宜作殉營也增韓策以楚殉韓注言以死從之惠王久武王

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

攻齊五年

增六國年表秦昭廿二年伐齊次年又破齊廿七年伐齊剛壽欲以廣其陶又昭廿二年封魏冉於穰復益封於陶索隱定陶也

乃城其陶邑之封

應侯攻韓八年增秦昭四十二年拔韓少曲沃

高平

明年拔汾涇明年取南陽明年取十城范雎傳秦封魏以應號為應侯秦策吳注括地志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後

策應侯失韓之汝南

蒲坂圓謂以韓子國策推城其汝南之

之索隱引劉氏云河東東臨晉有應鄉誤也

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

地則私封立

呂子注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

人臣反用其資

商君立法自強私室後范張等藉以為資故乘彊秦之資數十年

而不至於帝王者

商鞅有法而無法不當作雖勤節於官

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

舊刊別提主用申子之術而官

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

見難三

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

謂過也增言此言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其明焉以一國耳

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

安何也言人主何所

官斬一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

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

成而病不已

增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舊刊劑而

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

勇力也舊刊也上有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此篇大意言申

商偏于法術故不能善治

說疑

舊刊有第四十四字增據下文疑當作擬

原注此篇專論今世之權臣情狀著明心術微暖弒君傾國之由說盡姦臣態度先將自古人臣賢不肖說起陳深曰將言姦臣之事先說賞罰麗明則姦臣退聽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

能生功止過者為大大上禁其心是原脫非字今从

舊賞無功之人罰不幸之民非所謂明也

賞罰不當固賞有是謂闇主

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

言侯民有功罪而後乃在於人者也

侍人而不知恃已人能生功止過者也

明主先民用法故能生功止過也不然雖

則賞罰不失落第等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民無鯁望

其次禁其言

不言姦謀其次禁其事

破四擬不假今世皆曰尊主

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

戰國多虛飾四者皆失真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

必以仁義智能也

言假仁義智能之名以濟己故有道之主專權振威之私此謂姦臣也

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

增威合作成詭使名之所以成

地之所以廣戰士也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

也

舊刊作所以

法也者官之所帥也

帥率然使郎中曰聞道

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

讀道乃上

能也言近臣聞道為勢而國中倣倣者至易也文有缺誤增

道術也言使自近臣以至竟內皆聞術見法者是似難也而

非所謂難者也主能執術官能飭法所管者有扈氏

古今人表有扈

氏師古曰即與洛戰于甘者有失度謹堯氏

共工有孤男三苗有成駒

度狐男成增禁有侯修增墨子禁漆於推哆大戲疑推哆即侯

駒未聞增又云推哆大戲手割兇虎指畫殺增紂有崇侯虎晉有狐優施

人按古今人表作雅修叙下中等增此六人者亡國之

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微其善增

外貌似小謹而中心險賊也說苑內實頗諛諛通險外貌小

謹管子小謹者不大立也與此義異讀小謹以微其善言務

持小節以為己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增善禪其主

以集精微增禪當作揮揮牽引也言為臣功揮誘其主構設奸

之以聲色狗馬盪淫主心不逞增荀子注擅與禪同此

言善擅制其主以集威微密難知之謀也或曰禪當作憚荀

子注更也此言巧換入主意向增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

右之類者也增必多此人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

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

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

不肖如墨白矣若夫增舊標論古人臣用若夫字說起而斷

簡若增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顓頊衛僑如狐不贊重明董不識

下隨勢光伯夷叔齊增山璠云呂氏春秋堯舜得伯陽續耳

由伯陽注老子也恐誤秦顓頊疑即秦不虛也衛僑如無考

狐不贊莊子大宗師作狐不偕重明疑即靈甫也通鑑前編

注引大記舜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同續

牙伯陽東不贊秦不虛靈甫常輔翼之又陶淵明聖賢群轉

錄載七人與大記同而云為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齊

策顏觸曰舜有七友注引淵明集吳注七人又見皇甫謐逸

士傳不贊或云不識不虛或云不空尸子無靈甫蒲坂園曰

此類不可深考或後人所妄造之鳳卿按古今人表作柏陽

師古曰舜之友也見尸子通雅曰續身即續牙舜七友之一

也戰國策顏觸曰舜有七友注七友增雄陶方同續牙柏陽東

諸本時
作世

不訾秦不虛靈甫也見陶潛聖賢群輔錄尸子止載六人班固人表載五人師古曰秦不虛或作秦不字維陶一作雄陶此十二人者此十二人皆清介不污之臣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讀食穀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上雖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君亦不得使之此十二人者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不奉命之民明此十二人者舊刊脫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許林許由下隨務光訛增莊子荀子呂覽韓詩外傳鮑焦飭行非世抱木而死不必敗字或餓餓於山谷伯夷或沈溺於水泉許林秦顛顛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評林不仕聖王不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得之以爲臣隨季梁左傳桓六年陳泄治左傳宣九年楚申胥強諫無考蓋指數日

平足異處
見孔子世
家注失考

九人專國
之臣

策
吳子胥史記此六人者輕死之臣皆疾爭疆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舊刊評林合作勢讀如一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語當作語讀以言從之以其威舊刊無其字讀言抗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以從其語也從繼也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恐首足增要音腰領頸也呂氏春秋要領不屬首足不難爲也增難良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忍容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舊刊作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增晉字疑行蓋衛子南勁原脫勁字增周紀周子南君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于魏後惠成如衛命子南勁爲侯也茶下文云太宰欣取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鄭單氏取周是

作下句法
無白字亦
可

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
內，親下以謀上。舊刊親作侵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
禁之。若夫昏亂之君，安宅能見之乎？讀言不能見其姦也若夫后稷、皋
陶、伊尹、周公旦、大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迂
作范蠡大夫種、逢同。越世家索隱逢同，越大夫華登。吳語注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華氏作亂於
宋而敗，登奔吳為大夫此十五人者，此十五人皆聖智之臣其為臣也，
舊刊作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原脫白字，荀子止為其臣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
道也，增莊子天下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管子有白心篇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
進善言，通道法，讀言說道術法令以通達君上也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
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

下文作情
舊刊並作
若夫字法

高天泰山之尊，喻處至尊之位也而以其身為當作受下壑谷黼洧
之害。評林深洧之地，讀黼洧，水之渙洧，如黼之大者，增山云爾雅九履黼注水中可居住而有狀如覆釜，洧音委疑與源委字通，旧刊陳本害作卑下同，鳳卿按當作觀，洧劉熙釋名云山旁隴間曰洧，洧猶桶桶狹而長也，小山別大山曰
顯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讀明名顯名也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害，
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
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括地志滑在洛州緱氏，韋昭云鄭姬姓小國，圖案周滑伯威公臣鄭
王孫申，王孫申子陽黨陳公孫寧，儀行父，左傳荆芋尹申亥，芋尹申亥申無字之
子楚語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鄭，芋尹辛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蒲坂，圓曰案此與少師並，彼以穀陽伍，必有所指，而韋注引隨少師越種子即大夫種，以子呼名者吳王孫頌，諸本作頌而墨子與此同章子盼子類旧刊作干王孫頌，王應麟云黃池之會吳晉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七 十四

淮南子云
殺而好罰
也舍人有
折者則畏
之則剛猛
之所致也

爭先雄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云。晉陽成泄
吳王夫差。淖于王孫雄太宰嚭。則雄亦嚭之流耳。晉陽成泄
智伯。齊賢。刀。墨子校注。易牙。通雅云。易牙名巫。見孔穎達左
臣威。齊賢。刀。墨子校注。易牙。通雅云。易牙名巫。見孔穎達左
音也。巫。又亞之訛。古牙與互。通或音之訛。此十二人者之為
楊子作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即易牙也。其臣也。其字恐衍。十二人當作十人。加種于亦止。十一人耳。皆
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聞其主。退則撓亂百
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悅。雖破國
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之志。而況昏
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
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評林趙與韓分西周為二。西周各為
列國也。增威公西周桓公之子。史無
此事。蓋周室衰。鄭子陽。古今人表載鄭相駟子陽在下。下蓋
史官失記耳。鄭子陽名駟。字子陽也。史繻公殺其相子陽

莊王作聖
王明王

子陽之黨共殺繻公。增參揜莊子列子及呂子新序。似身殺
鄭君遇弒。不諡者。故汎論訓注。鄭君也。或曰鄭之相。身殺
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
靈王無道。棄疾入國。為亂。隨以於荆。吳并於越。智伯滅於晉
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見十過五公子爭立。增七日上
合有六十字。史記桓公尸在牀
上六十。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聖王迂評
作聖王。迂評而亂主近之。
一本。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主。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
作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主。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
外舉不避讐。山云。左傳。襄二
十一年。叔向語。二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
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並疑
通故一舉而能服諸侯
其在記曰。增見
楚語堯有丹朱。見孟子。楚語注。堯堯子。封於丹。而舜有商均。楚語
注。堯堯子。封於丹。而舜有商均。楚語
舜子封。啓有五觀。楚語注。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太康兄。弟觀
於商。啓有五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五

於洛泐傳曰夏有觀扈見昭元年鳳卿按商有太甲太甲湯
古今人表太康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孫太丁
之子不遵湯法伊尹增莊子堯殺其子舜流母弟孟子辨之訛言舊矣
不能正放之於桐武王有管蔡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五王
之所誅著陳深曰自管蔡之外朱均太甲何嘗受誅此戰國
之訛也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
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類族也堯典方命圯族觀其所
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呂望傳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
中箕子管仲縲紲之誤字林三合縲音墨鵬賦何異糾縲楊
語所云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伊尹寧戚百里奚之倫然而明主不
益其卑賤也以其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利便也從而舉之身
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無術以知姦也而任之以國

日刊以衆
聞有其字

脩內云人主之患在於信人故小之名卑地削降敵大之國亡身死舊刊
族不明於用臣也此以下方夫無數以度其臣數術也言無
之術舊刊而作者必以衆人之口斷之據舊刊補必字衆之所譽
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陳深曰不以獨斷而隨衆毀
要結左右指姦故爲人臣者臣破家殘賊音粹貨也世楷本作
行賄賄內構黨與外接巷族巷恐洪以爲譽從山璠云從讀曰
作頌容迂評譽字絕陰約結以相固也相從約虛相與爵祿
以相勸也原脫也字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文
之喝二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
或曰多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益於迂評於國發聞於主主不
忌字

能理其情因以為賢評林使虛譽聞於人彼又使譎詐之士
 外託為諸侯之寵使舊刊評林託作假增言詐為諸侯使者
 為秦使者此也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增鎮重也為
之讀填通填補其空缺以文飾之迂資之以幣帛使諸侯使
評文氣豪宕無中生有設事形容而淫說其主見在韓微挾私而公議
所議者託為至公而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原旧注本國左
 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人主眩惑以折為此人者或曰者天下
 之賢士也内外字今从迂評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
 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尊當作擢裁抑也禮樽節之擢評林
難之尊位人君屈其身以信任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又有姦

邪之意則姦人旧刊作臣增姦人之愈反而說之曰
逢迎者設言黨與之說奸臣如此增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
即黨與說姦人也按俞恐論反反覆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增言非必生長於幼弱
旧刊作聖君明王晉語晉公曰長幼注從幼至長也長展兩反也疑世字誤世
及父子曰世兄弟曰及或曰言非成長幼弱之主而輔佐之正其昭穆
續其業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偏上殺君而求其利也彼曰
 何如其然也尚不敢正言因曰原注黨舜偏堯禹偏舜湯放
 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
 王之情貪得之意也旧刊得下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
 自廣措也言安為之也增管子詭俗異俗大言放行難而天
 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

從頌通

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陳深曰。姦臣之黨又說。以之之所聞田成子

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史記單氏取周。單茶左傳

單氏佐敬王以伐王子朝。韓子以子朝為太子。故云邪。易牙之取衛增易牙之合作韓

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當作八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蹙

然舉耳以為是也。莊子注。蹙然疾起。見讀言。疎提其耳以聽也。故內構黨與外據

巷族。集韻。據。收也。上文作聚。山云。據當作接。見上。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

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其國舊刊驕作矯。讀易去聲。

也。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針制人主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

也則不明於擇臣也。陳深曰。主意在此一句。記曰周宣王以來以國數

十其臣弑君而舊刊脫而字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

外作者相半也。原本脫然字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

主也。難從外起而身死國亡者猶為賢坐受劫奪讓其國者也。若夫轉法易位轉換法制

色損益制度之類易位謂臣主易地也。金衆傳國最其病也。漢魏晉隋唐末何

哉。人主宜三致意於此。增言難從內起而為姦臣所轉易其法令爵位舉其國土衆民以傳之者最其下者也。病言可深

痛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羣亡馳騁撞鐘舞女皆

獵女國猶且存也。評林言能明於臣之所言則恣欲無節而國亦不亡此言之過當者也。不明

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或曰自當趙

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

樂冬日畢弋夏浮淫。水嬉也。為長夜。恐脫之飲二字山本信有

御觴長夜下累飲字是照累法。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簞灌其口進退

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陳深曰何至如此豈有如此而然敬侯不仁者蓋欲言其明於任人也饗國數十年舊刊作享國史敬侯名章列侯之兵不頓於敵國國家無事不為敵國所加兵也地不虧於四鄰評林不為敵國所侵奪也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君當作群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賢者後亂地方數千里國封廣大持戟數千萬千當作十持戟見孟子不安子女之樂子女美也不聽鐘石之聲言無好色耽樂之意內不堙汙池臺榭評林堙開築也讀不字衍外不單弋田獵言不好起土木荒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躬親勸化農桑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陳深

事猶立也

曰燕噲何嘗如此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評林多用財貨賂取左於君其好一也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評林廣推私恩小惠以動衆心使歸附于己其奸二也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評林連結朋黨互相標榜以擅逞名高其姦三也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免恐寬評林施恩獄囚而解脫其罪自作威福者其姦四也有務奉下直曲讀奉行民所毀譽以取媚於下也惟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隱居放言評林務為異言異服左道惑衆者其姦五也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主原作王去此五者則躁詐之人險躁小人不敢北面談立當作立談或曰謂談說立朝也評林不敢陳於王前也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

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

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以截之彼

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適從也讀適主也言不使

疑之事則姦臣無由而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列子注

故曰孽有擬適之子孽齊之類配有擬妻之妾配偶也驪廷

有擬相之臣龍臣傾政卿也臣有擬主之寵莽操之類楊升

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注原

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比今本語勝疑物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政政卿也枝子配適大臣擬主

大臣專權亂之道也左傳閔公二年辛伯諗周桓公辭枝故

周記曰見穀梁傳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

孽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山世瑤曰

當作疑上則上無意下無怪也上下守法四擬不破則損身

滅國矣下倣此

詭使旧刊有第

原注詭者相反也謂世主本心欲治而所為常相反也

層層覆說皆憤激之詞總為當世尊虛名賤法令破士

之懷二心私學議上之法令者一氣說到底文字奇恠

不厭重複俞說俞奇○評林歷論治道之得失詳明切

當真能發前人所未發乃天下之奇也陳明卿曰能以

冒張主意二語衍成千萬語又無可因之壁壘韓子長技也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日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

以得民也利之所在威者所以行令也威以畏之則名者上

下之所同道也帥之以名上下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此三

起三柱

迂謬奇作創有味

物為急務。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賞罰不中。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其所賞罰與法令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常。舊刊脫常字。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此句一篇之大綱。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第一層。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世人却謂之高士。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貴字。而簡上不求見者。簡簡傲也。猶小臣稷之於齊桓。評林徵聘而不就也。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無利無利。賞祿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鄉愿。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隱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懾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囚之罪者。俠。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

足以致亂
之道貴而
行之足以
致治之道
而不可不

也。其求利也。甚下通。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嚴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總收轉上意。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詭反。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聽從也。第二層。而惇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寡。寡窮困也。言不。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昏愚無所設也。敬上畏罪。則謂之怯。柔弱無勇敢也。言時節行中適。當其可謂之時。讀謂言行中適時節也。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與下文有二心。務私學。相應。讀謂不歧心於私學也。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辭召。難予謂之廉。辭爵。難禁謂之齊。執心。克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惠非下所。

迂評險字句

同讀險字句絕立心姦險言語反覆

可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閑靜

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敏疾於事也險躁佻及覆謂之

智增佻偷通苟且也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類似也猶質也類名

非汎愛天下謂之聖通明也言大不稱言大不副行事而不可

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乖戾也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

勝眾下之漸行如此下民之風尚漸靡如此入則亂民居鄉

出則不使也出仕背使令也上宜禁其故滅其迹而不止也

又從而尊之故亦迹也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是教下之人亂上

凡上旧刊評林脫上字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一字句下

層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安靜之士也而躁險讒諛者任被任用也

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彼智傾覆者使世率用

者覆者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嚴居非世

者顯隱居非世却顯名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

繡刻畫為末作者富織細奇工者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

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旧刊作死士與事通饑餓乞於道

祿不紹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受賞無功者賞祿所以盡民力

易下死也易代也言賞祿以易民命也難一云臣盡死今戰

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密評林露足也詩云既霑既足而下筮視手理狐

蟲山世璠云左傳僖十五年夫狐蟲必其名也增蟲即古蟲

傳男惑女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衡西京賦妖蠱艷大南都

賦侍者蠱媚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三十二

恩澤於

迂評匿
字句

證或省作蟲人姓也詳希姓錄鳳卿按視手理以上吉凶春
秋之前已有之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為魯夫人之類
是為順辭於前者為諛言曰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
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嬰嬰城之嬰
策注猶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宛音軌說文姦
也外為盜內為
策注猶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宛音軌說文姦
也外為盜內為
予則偷幸難二民偷幸而望於上按謂險佞小人得親近
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刑形通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
而愈疎遠正人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增施讀曰諛
多言也又燕
策注沈州謂欺曰諛吳注諛徒案反或作誕按從與縱通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
府也讀備難救荒也按原作避難以音誤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
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言主上無術不得索出夫陳善

奸人賴賞
而富

田利宅者所以厲戰士卒也顯學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說
爵祿所以易下死命也原本脫
陳字旧刊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据旧刊補
平曠二字無宅
容身身死田奪軀欽文而女妹有色有美大臣左右無功者
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墨子今有平原曠野於此彼甲嬰冑將
往戰女妹有色幸於君者大臣及左右
有寵者並無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
功而受恩也增介冑之戰士非而間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
名位安得無危位官大卑名危位者危字必下之不從法令
有二心務私學反逆世者也戰介之士有時死事故隱者以
官位為危事莊子云犧牛錦衣
旧刊務作無古字通用墨子書多有惟無字又而不禁其行
作唯母母無並讀曰務今按上下文並無務字
不破其群以散其黨或云以當作不增又從而尊之用事者

過矣用事執事也不

敢斥言主君

上之所以立廉耻者屬下也

屬讀曰厲見孔子家

語荀

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

讀十八字句

不待次而宦

旧刊次作文欠文耳言士大夫為利忍耻而遣女妹宦於權門私相結義彼為先容其兄得不

須資格而超拜高賞賜所以為重也

恩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

貧賤

而便辟優徒超級

增辟讀為嬖優徒俳倡之類超級越次也

名號誠信所

以通威也而主桎障近習

言為近臣所掩蔽也

女謁並行

並當作比增近習女謁並

行六字句

百官主爵遷人

群臣各自為私也

用事者過矣大

臣官人比周不洽行威利在下

言人臣擅為威福也增大臣行恩威於在下之人上篇所

云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是也內儲上權借在下

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

令者

山璠云脫所字

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

也而士有二心私學

折務字

嚴居密處託伏深慮

不出仕者似有深慮

密密誤徒感反猶窟處易曰入于坎窞

大者非世細者惑下

熒惑下民

上不禁又從

而尊之以名

化之以實

以利貨之也言資之實也

是無功而顯無

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

託字

深慮勉

知詐

旧刊有與字

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及者耶

旧刊耶作也凡亂

上及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

讀言平常如此也

故本言

謂所建議之主

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

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也

道由也

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

也

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

曲惠小仁起下觀伺

聖智成群造

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

當作下

上不禁塞受從而尊之是教下

不聽上不從法也造言見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

富陳深曰一篇之目在此二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

勝下也

原注人情感於拂意之事則憤懣之詞不一而足言之重詞之複蓋號呼窮極以求紓其不平之氣而不暇詮次耳如韓子詭使篇不過曰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兩言足矣乃至數千言而又多重複不次不如是不足以發其憤懣耳故文字不在簡省往複為難次而不次為尤難次而不次惟深於文者得之

韓子解詁卷之十七終

